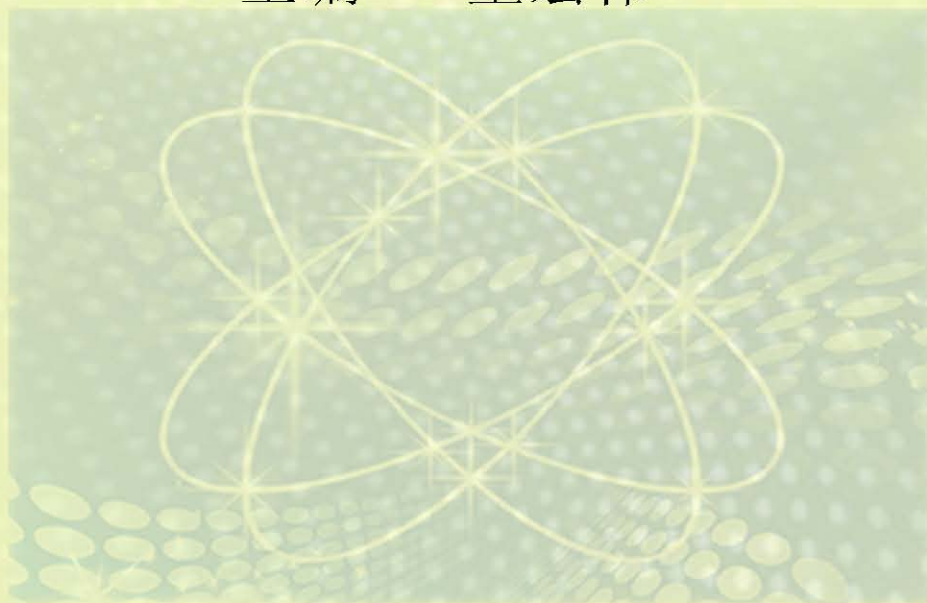


中国私家藏画丛书 二

王立明卷

主编 董宏伟



河北美术出版社

中國私家藏畫叢書 二

王立明

卷

主編 董宏偉

河北美術出版社

策 划：董宏伟
责任编辑：赵小明 李菁华
特邀编辑：姚树华
装帧设计：卫 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私家藏画丛书．第2辑．王立明卷／董宏伟主编；王立明著．—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310-5548-8

I．①中… II．①董… ②王… III．①美术—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②水墨画—山水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①J121 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5846号



一九六四年生于河北省承德市，一九八九年畢業于河北師範大學美術系，現為河北畫院專業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河北省國際經濟文化交流協會理事，河北畫院國畫院副院長兼秘書長，河北科技大學藝術學院碩士生導師。

相識也陌生

——王立明繪畫藝術賞析

古人有『其人其畫，其人其書』之說，在同仁中我一直觀察尋找其對應性，王立明應是這種對應性的突出者。立明，一位憨樸的北方漢子，少言寡語、不苟言笑，有時平靜得似一尊雕像，總是給人一種淡定平和之感。為人厚道，處事正派，一副君子之風。這些特點全然體現在其作品中。

蒼渾與樸厚、幽深與神秘，山與水的對話、雲與霧的交耳、鳥在蒼穹中對自由的找尋……這些是我對立明作品的第一視覺印象。

在中國畫中以山水作為載體進行創作無疑是一個智慧或者說是幸運的選擇。因山水畫是中國文化最好的詮釋，其形成的語言圖式在世界繪畫之林中也是獨樹一幟，上千年的演變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審美體系與表現手段。近現代畫壇產生的繪畫大師以山水畫家為多可以說明這一點。正因其系統的完備與完整，這就給今天的創作者帶來新的課題。細讀王立明的山水、花鳥畫作品，在這方面可以給我們許多啓示。

一、對傳統的獨到認知與利用

在中國畫壇一提到『傳統』二字好像無人不懂、無人不有自己的觀點與認知，可悟到『傳統』真諦並應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却少得可憐。有的是死吃古人飯，無論是筆墨技巧、章法程式、構圖立意等幾乎一招一式都有出處，不越軌分毫。完全酸腐的復制古人却標榜正宗。有的生搬硬套，無序嫁接，致使作品不倫不類。最可笑的是對傳統毫不理解却認為已取到真經，以傳統派自居。這幾種類型充斥着中國畫壇，致使畫壇魚目混珠，烏烟瘴氣。本來『傳統』這點簡單事却弄得玄乎其玄，成了一個無解的命題。但立明在其繪畫實踐中深悟傳統的真諦，並為己所用，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繪畫風格。

其《散行碧野》《空山無俗喧》二幅作品不知是來自太行還是燕山，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整個畫面的構築關係『似曾相識又覺陌生』，相識是畫面的空靈與神韻以及皴擦點染一招一式全是傳統語匯，可在點綫面及留白上的處理又極具個人智慧與感覺。能想象到作者一定是以一點生發，逐漸推移，空間無限，把人帶入一個祇有入口而無出口的迷宮，造出一種神秘與幽深之境。這與陸儼少的山水造境有異曲同工之妙。『似曾相識又覺陌生』的另一層含義應是立明深悟自然與畫、生活與創作的關係。這一點古人早就給我們做了詮釋，古人山水來自自然，可居可游、水流有源、路徑有踪、屋舍有根，不僅意境優雅，而且法理俱全，可同一景觀却每人一面。任何一幅畫境又與自然不能完全吻合。這也許是我們常說的『來自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創作法則吧。立明的山水樸拙深厚，讓人感受到自然的壯闊，山野的蒼茫之處又備覺眼熟，一溝一壑、一木一石仿佛就是家的後山。『相識又陌生』之感充分顯示出立明對傳統的領悟與利用的一個『度』。

二、對語言的選擇與把握

我們知道繪畫是一門視覺藝術、其思想闡述、精神指向、情感表達最終都

得靠形式語言來完成。那麼語言的形成與選擇完全是創作主體的學識修養、生活背景及品質品格諸因素的產物。在這一點上，立明為我們做了很好的範例。首先在材料的選擇上別出心裁，立明的寫意山水與花鳥大多在熟宣上所畫，皴、擦、點、染與行筆設色都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徵。如《散行碧野之二》、《銀地無塵》二幅作品，以焦墨起筆，積點成綫，積點成面，無限生發。點少許淡墨與赭色，富有極強的節奏與韵律。穿插一些雜草樹木和巧妙的留白，使畫面充滿靈動與幽深。輕染一些花青與石綠使畫面更具生機。另一幅作品《一瞬曙光成夕陽》更具渾然厚樸之氣，筆墨老辣，層層疊疊，不論是山石、樹木、雜草都淹沒在無數的大小點狀之中。尺幅雖然不大，但却充分展現了燕山的靈秀與蒼茫。遠山一筆朱紅將人帶入『夕陽無限好』的美景之中。花鳥畫《幽野秋陽》描繪的是一群山雀在峽谷間聚集玩耍，立明巧妙地用大面積墨畫山石雲霧反襯小小的鳥，使畫面簡約幽靜，仿佛世界祇聽到山雀的低聲吟唱……《燕山深處》、《浩然天地秋》等作品都是將鳥處理在雲霧繚繞的山谷中，給人一種『如寒潭雁迹，孤鴻輕影，飄飄落落的敗葉，若隱若現的雲烟，花草隨意飄，曲徑自綿長』的深悄之感。此種風格與處理在國內花鳥畫中應是少見。

這些作品大多都在熟宣上完成。筆性、墨性、水分控制非常到位，即有水墨的淋漓，又有工筆的工整，并且一氣呵成，從材料到形式，基本呈現出自己獨特的語言面貌。

三、氣格與造境

氣格與造境是畫好中國畫的兩大要素。氣格應是繪制本體，造境是指畫面傳遞。畫中的氣格大小是繪制者胸懷、膽識的外化，而造境則是繪制者的學養、智慧的顯現。立明的作品傳達給我們的是一種沉渾樸魯之氣，這與其做人行事不無關聯。『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這句話可以充分反映在立明的藝術創作中。立明作品中的布局、開闢不拘不躁，淡定穩重，伸屈合理，使畫面情與趣、意與境悄然隱藏在點與畫、黑與白、色與墨之間。一個從事繪畫的實踐者，一個對傳統精神有獨到領悟之人應該是靠作品言說，全部話語權應在畫面的經營上。傳統對繪者來說應是精神而非圖式，中國畫千年形成的語言系統直至今天無過時之說，其評價標準與技術技巧在當代的繪畫實踐中仍有無可替代的價值，這也許就是『相識』。但在觀察解讀自然與社會中又應重在當下，重在此時此刻，一切感受與表述又應來自內心，這必然與古人產生差別，差別即『陌生』，而其創作的價值與意義就體現在『陌生』這一點上，立明正是如此。

繪畫是智者之道，更是寂寞之道，一旦踏入便永無邊際。立明正值壯年，憑『與其練達，不若樸魯』和淡定執着的秉性，加之悟性與天賦，會有更多的作品讓人感到陌生與驚喜，我們期待。

蔣世國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日于畫室

山與鳥的對話

秘錫林

我居住的樓下有幾只貓。樓上的狗每次見到，都要吠幾聲，追幾步。都說貓狗前世是冤家。可見，物以類聚，物不同是不相聚的，不是不聚，性不同，聚一堆難免要打架。這是常例，也有例外：據說，也有狗給小猫、貓給小狗甚至貓給老鼠當媽媽的。可見萬事萬理都是相對的。就說畫畫吧，山水、花鳥、人物，工筆、大小寫意，國畫、油畫、水彩、水粉，名堂多了去了。但這些行當似乎是不大搭界的。山水就是山水，花鳥就是花鳥，人物就是人物。在漢魏以前據說這些都是混為一堆的，後來隨着繪畫的進步，這些就都分家各立山頭了。山水中有的人物，人物祇是山水的配角，人物畫中有花鳥，花鳥就是背景，花鳥畫似乎更各色一點，與山水人物都不怎麼來往。

畫山水要可觀可居可游，自然要有大的視覺容量，要博大雄渾，要氣勢逼人，要峰回路轉，要景色宜人。人與自然相比，人雖可睥睨萬物，但客觀的渺小，却是誰都改變不了的事實。所以，傳統山水，人永遠祇能作自然的配角，至于花鳥之類，萬物靈長的人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說了。山水要宏觀，故須大處着眼；花鳥需要精緻，故須把景拉近，至于人物，要盡精微而傳神，所以山川花鳥翎毛走獸都要服而從之。無論山水花鳥人物，主體既定，其餘都祇能退居次席。古今畫家，鮮有將幾者并重合為一畫者。

石濤論畫說：『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石濤這裏是講作畫要變化，不可死守前人規範。無法而法，不是不講法度，而是不拘于前人成法，化用法度，使法若出于己，運用之妙，在變化二字，其精要在『陶泳乎我』。又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借鑒與創新這是一個老而又老，却歷久彌新，每一個人都無法繞開的問題。吃牛羊肉不是為了變做牛羊，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但當局者迷，一但面對古人，面對前賢師長，我們往往就會找不到自己，要使勁變作古人變做他人。

前兩年初次見立明的畫，馬上就被其吸引了：山巒之間，一隻碩大無朋的大鳥，與山相對默視，似乎是在做一種無言的問答。初看之下未免覺得有些突兀怪誕，違背常理，但細審之餘，卻又覺得有非常的韵味。莊子在《逍遙游》中關於鳥有一段堪稱古今絕筆的描寫：『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這是我所讀到的最使我感動和浮想聯翩的關於鳥的描寫。我喜歡莊子。我喜歡浪漫。我喜歡想象。我喜歡非凡的宏大氣象，同時我非常執著于理性的思索。我無法想像一隻具有垂天之翼的大鳥翱翔于天地之間的壯觀。可見我不是莊子，我們都不是莊子。我們祇有膜拜莊子。但是莊子為我們拓展了一種藝術的想像的時空。藝術需要想象，藝術離不開浪漫。毛澤東作《念奴嬌·鳥兒問答》，化用此典，我想，他老人家大約也是無數次

的有感于莊老先生的《逍遙游》吧。立明的畫，我不知道是否受莊子浪漫思想的影響，但從其藝術意象來看，那種浪漫甚至有些詭譎的追求，是應該與之有着某種淵源關係的。儒家重實際，所以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是一種常態，水雖有變化，其實也是一種常態。儒家注重的實際上是一種秩序。其實中國傳統思想中還有一種非秩序的，追求變化的思想，這就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的思想，以及與之相合的楚文化。在這個體系裏，鳥，就被賦予了一種非凡的象徵意義。在立明的這一類畫作裏，刻意地將山與鳥的意象強化凸現，在這裏，我們似乎看到，一方面，他傾倒于傳統的『秩序』，對傳統繪畫有着一種自然的歸屬情感，一方面，他又渴望打破這種溫馨得使人昏昏欲睡的傳統，所以，他選擇了山與鳥這兩種具有不同指向含義的物象，試圖用這種秩序與變化的矛盾建立起一種屬於自己的『秩序』。

一個畫家應該是一個思想者。畫山像山，畫水像水，畫貓像貓，畫狗像狗，至多是一個藝術的記錄者。一方面，他要思想藝術的形式；一方面，他更要思想如何表達自己的思想。作為一個畫家，從『技』的層面上，他要思考承載他思想的繪畫形式。幾千年來我們的前人們一直致力于繪畫藝術形式的構建完善，并且高峰迭峙，創造了恐怕是世界上最龐大、最完備、最複雜的繪畫技法體系，所以，技術的創新，到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但是技法甚至是不不同題材之間的重組，却完全可能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這種個人藝術風格的確立，絕不單單是技法或是題材間的突破，它所負載的往往是畫家獨特的思想，表現的是畫家本人感知表現外物的獨特方式，是人們感知畫家內心世界的一扇窗戶。在立明的畫裏，我看到了他的思想，他對傳統山水花鳥乃至人物所作的理性的富有現代精神的思考和藝術探索。立明的思想似乎是冷峻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儒家所謂『樂山』『樂水』的那種釋然與暢懷。但這種冷峻後面所掩藏着的恰恰又是一種飛揚的激情。這正如立明本人給我們的印象，似乎不苟言笑，但又激情內含。立明的畫作中，兩種在傳統繪畫中分屬不同領域的物象，被他有機而創造性地組合在一起，從而賦予了他們全新的內涵。無論是山與鳥，抑或鳥與花木，他似乎都在為鳥營造一種宏大的場景，鳥成為了舞臺的主角。在立明的畫裏，每一種物象都是傳統的，但是這種組合所形成的效果又是非常現代非常個性的。這種山（花木）與鳥互為表裏的組合，彰顯的是立明的性格，像山，也像鳥，山是外表，鳥是思想。

立明近年的畫作廣受關注與好評。其涉獵的題材也很廣泛。山水，花鳥，人物，都有眾多品位很高的作品。一個畫家，祇要解決了技法的問題，又有一定生活積蘊，能畫出幾幅好畫也許並不難。難得是出手不凡，出手的作品都在相當水準之上。更難的是，如石濤所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以自己之手寫自己之心，畫出『這一個』。

立明作畫，能沉靜，有思想，發于己，自成面目，久行不止，故，其行必當久遠。



山雲四面通 180cm x 96cm 設色紙本







